

高陽著

粉墨春秋 (上)





ISBN 957-39-0125-0



00420



9 789573 901259

© 1990 THE VISTA PUBLISHING CO.

高陽著

粉墨春秋



粉墨春秋

高陽作品集 B¹⁹

| | | |
|-----|--------------------|----------|
| 作者 | 高 | 陽 |
| 發行人 | 沈 | 登 |
| 出版者 |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 |
| | 台北郵局 7-501 號信箱 | |
| 郵撥 | 0765255-8 | |
| 電話 | (02)22553522 | 27540696 |
| 傳真 | (02)22553588 | 27540691 |
| 香港 | 田園書屋 | |
| 總經銷 | 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 | |
| 印刷 |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
| | 台北市西園路二段 281 巷 3 號 | |
| 定價 | 全書三冊新台幣 420 元 | 港幣 140 元 |
| 初版 | 1987 年 2 月 | |
| 八版 | 1998 年 2 月 |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39-0125-0

法律顧問：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

「高陽作品集」自序



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二十餘年心血所積，得書若干；計字又若干？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約畧而計，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年得百萬，保守估計，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所謂「著作等身」，自覺無忝。

上下五千年，史實浩如煙海，所以我的小說題材，永遠發掘不盡；更堪自慰的是，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有些讀者獎飾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慚感交併」四個字來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可說並未老化；與筆續盟、廿載可期。不過今後的筆墨生涯，一方面從事創作；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新作單行本將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特綴數語，敬告讀者。

是為序。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

「粉墨春秋」目次

第一部

| | |
|--------|----|
| 一、誤中副車 | 一 |
| 二、迷途未遠 | 七 |
| 三、殊途同歸 | 二六 |
| 四、組班邀角 | 八 |
| 五、優孟衣冠 | 一三 |
| 六、時勢英雄 | 一四 |
| 七、壁壘分明 | 一六 |
| 八、紅粉金戈 | 一七 |

九、自誤平生

二〇三

十、倫常慘劇

二二七

十一、醋海波瀾

二三一

十二、怨怨相報

二五五

十三、爲虎作倀

二七五

十四、玉壘浮雲

二九五

十五、明珠失色

三二三

十六、命中注定

三四五

十七、名流星散

三六一

十八、同命鴛鴦

三七九

十九、瞞天過海

三八五

二十、金井梧桐

四〇五

第二部

一、迴風小舞

四三三

二、悔不當初

四三一

三、亦敵亦友

四六一

- 四、滿洲真相 四七一
- 五、正氣猶存 四九五
- 六、客中驚艷 五三二
- 七、扶傾濟危 五五三
- 八、春夢無痕 五六九
- 九、新知話舊 五九九
- 十、美機東來 六四三
- 十一、大海冤魂 六五九
- 十二、力爭上游 六七五
- 十三、危機暗伏 六九七
- 十四、另開新局 七一九
- 十五、俠林恩怨 七三五

第三部

- 一、黑獄探秘 七五九
- 二、御倭妙著 七九五
- 三、大限將至 八一九

七五九
七九五
八一九

- 四、其言也哀
- 五、春申三老
- 六、燕京鋤奸
- 七、東京末白
- 八、禍溯從頭
- 九、長沙浩刼
- 十、進退維谷
- 十一、落花落葉
- 十二、卿本佳人
- 十三、全面求知
- 十四、衆叛親離
- 十五、曲終人散

八四一
八五九
八七七
九〇七
九三五
九三七
九五三
九六九
九九五
一〇三三
一〇五五
一〇八五

第一部

1 誤中副車

王魯翹河內制裁汪精衛；曾仲鳴有意替死。

河內高朗街二十七號，是一座坐東朝西的三層樓洋房；經過多日的觀察，內部的結構，大致都明瞭了，扶梯在中間，每一層分隔成四個房間，底層前面是兩個車房，後面當然是下人的臥室；二樓靠南兩間似乎是客廳與飯廳，靠北兩間的臥室，不關重要；重要人物都住在三樓。

已經可以確定，汪精衛夫婦住在靠北朝西的那一間，望遠鏡中顯示，只有這一間是新置的家具，汪精衛用來作為臥室兼私人的客廳，在小圓桌旁的沙發上，不但常常出現汪精衛和他的主要助手曾仲鳴，還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谷正鼎。

現任天水行營第二廳廳長的谷正鼎，是蔣委員長的特使，御命帶着護照去勸汪精衛中止他唱和日本首相近衛的「和平運動」，遠遊歐洲。他之所以膺選此一任務，唯一的原因是他與他的胞兄谷正倫，都屬於汪系的改組派；汪精衛之於上年十二月十八，由重慶出走，經昆明轉赴河內，

發表響應「近衛三原則」的「艷電」，汪系的大將顧孟餘、陳公博與改組派的要角，無不表示反對。所以谷正鼎的河內之行，除了傳達蔣委員長的勸告以外，還可以「自己人」的身分，痛陳「團體」一致的規諫，可是，他的任務看來是失敗了。

汪精衛發了許多牢騷，也頗有憤激之言；看樣子並不覺得羅斯福致電蔣委員長，對中國人民英勇抗戰與所受痛苦，表示非常的同情；以及美國進出口銀行予中國信用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與中英信用借款談判成功，抗戰正顯露轉機之時，與敵謀和是傷害了國家。

不過，汪精衛雖是失敗主義者，卻並不打算着眼前就有行動；到法國去閒住一些時候，等中國被日本打敗，回來收拾殘局，順理成章地取得了政權，不失為長策。無奈他的妻子陳璧君不以為然。

「汪精衛怕老婆是有名的，而這個老太婆對領袖又有極深的成見，我只談一件事情就好了。」

作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領導者之一的鄭介民，談到四年前的一段往事——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汪精衛被刺受傷；蔣委員長特地來慰問時，陳璧君居然會這樣說：「蔣先生，用不着這樣做的！有話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絃外之音，非常清楚；蔣委員長自然很不高興，當場下令，限期十日破案。

「案子破了沒有呢？」有人問。

「當然破了。」

「但是案情始終沒有公布，只知道兇手叫孫鳳鳴，以通訊社記者的資格，混入會場；當場被捕以後，不久傷重斃命。他總有幕後人物吧？是誰？有人說是劉蘆隱；是嗎？」

「當時沒有公布，總有不便公布的理由；反正陳璧君知道她自己的話是錯了。」鄭介民急轉直下地說：「言歸正傳；情況已經充分瞭解。陳公博說過：汪精衛非陳璧君不能成事；但沒有陳璧君亦不致敗事。他由重慶出走，是陳璧君所全力主張；現在又反對汪精衛遠遊歐洲，這一來，汪精衛將為敵人利用，是一件再明白不過的事。我們打個電報回去請示。」

由重慶來的回電是，決定制裁。於是鄭介民作了一個決定，將制裁的日期定在三月二十一日
的深夜，或者說是三月二十二日的凌晨；那天是陰曆二月初一，沒有月亮。

然後是派定執行人員，主要人物只有兩個，一個「老何」，四川人，生得矮小瘦弱，毫不起眼，卻是個傳奇人物；據說他因案被逮在南京軍統局看守所時，每每半夜裏人影杳然，及至到了天亮點名，又好好在「籠子」裏，不承認有中宵失蹤之事。看守覺得他無可理喻，索性替他加上手銬；誰知午夜查看，只見手銬不見人。於是徹底追問，才知道老何身懷絕技；問他半夜裏脫走去幹甚麼？他坦然承認，是到夫子廟狀元境的小客棧裏去找姑娘。原來他生具異稟，沒有一夜不需要的。這樣的奇材異能之士，戴笠跟鄭介民自然不會放過；不過供養這麼一個「寶貝」，也很麻煩，由重慶到香港，由香港到河內，他一路找女人，大家深怕事機不密，走漏了消息，一直在

提心吊膽。如今「養兵千日，用在一朝」；過了三月二十一日，可以鬆口氣了。

另一個是山東人，生得短小精悍；若論槍法，不愧齊魯翹楚——他的名字就叫王魯翹，本來是戴笠公館中的警衛。有一天戴笠回家，只見客廳中雜亂無章；他是很講究邊幅的人，自然生氣，回頭向王魯翹大聲說道：「你看，髒得這個樣子！把痰盂去倒倒。」

王魯翹平靜地答說：「我不是倒痰盂的人。」

「你不去倒？」戴笠吼道：「不去倒替我走路！」

王魯翹一言不發，解下手槍，輕輕放在桌上，轉身便走；最善於觀人於微的戴笠，滿腔怒火一下子消失了。

「魯翹！」他搶上兩步，抓住王魯翹的手臂，「我錯了！你不是倒痰盂的人。」

從此，戴笠對他另眼相看；王魯翹感於知遇，格外忠於職務，真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不過，這回調他來擔當制裁的重任，因為他的槍法奇準，還在其次；主要的是，現場工作人員中，只有他接近過汪精衛，聽得出汪精衛的聲音。

X

X

X

三月二十一日午夜過後，以王魯翹為首的行動小組要出發了，鄭介民特為告誡：「只制裁汪精衛一個人。夫婦同房，誤傷陳璧君是可以原諒的；此外不准多死一個人！」

接受了最後的指示，老何像一頭貓似地消失在黑暗中；他從高朗街二十七號後面，翻牆入內

，打開了前門，任務即告終。以下是王魯翹等人的事了。

這時是凌晨二時，高朗街僻處市塵之外，格外來得靜；底層下房中的厨子一覺睡醒，枕上隱隱聽來脚步声，推醒一名同事，悄悄出屋探視，這樣的情況是預先已估計到的，應付的辦法也是預先想好了的，開一槍將他們嚇了回去，不要出來多事。

這一槍驚醒了住在二樓的汪精衛的內侄陳國琦；等他推門出來時，行動小組亦已上樓，如法炮製，斜着往地下開一槍，打中了陳國琦的小腿，嚇得他趕緊退了回去。

於是王魯翹直上三樓，直奔目標；門自然在裏面鎖上了，助手取出小鋼斧，乒乒乓乓三五下，就在門上劈開了一個大洞。王魯翹朝裏一望，床前影綽綽兩條影子；一條身材高大，跟汪精衛很像。

「汪先生！」王魯翹喊。

沒有回答。

「汪先生！」

仍舊沒有回答：王魯翹心想不錯了；將快慢機伸向洞口，扳機連扣，只朝那條高大的影子打。他不想傷害另一條影子，無奈兩條影子靠得很近；終於雙雙倒在床前。

任務已經完成了，但行動小組並未撤退；他們要觀察反應，印證結果。最先是聽到二樓有人朝窗外大喊：「救命、救命！」

接着是一男一女惶恐地從樓上下來打電話；聲音是年輕女子，講的是法語；他們知道，那是朱執信的女兒朱蕊，只聽見她在報警：高朗街二十七號出了命案。證明大功已經告成，方始悄悄撤走。

誰知大功並未告成！誤中副車，死了個曾仲鳴；他的妻子方君璧中了三槍未死。陰錯陽差，種種因素湊成汪精衛的命不該絕。原來汪精衛的大女兒汪文惺，是在河內結的婚，陳璧君買了一套新家具，佈置洞房，汪文惺卻堅持要讓給曾仲鳴夫婦用；由於有圓桌有沙發的緣故，汪精衛白天常借曾仲鳴的房間會客，以致在望遠鏡中窺察，從任何跡象來看，都不能不信其為汪精衛的臥室。

當然，最大的關鍵是，王魯翹兩次叫「汪先生」而無反應。如果他一出聲，聽出不是汪精衛的聲音，便可不死，令人困惑的是，不知曾仲鳴是嚇昏了，不知道應該自辯非汪；還是懷着「國士待我，國士報之」的心情，有意不答，以期替汪而死？

② 迷途未遠

高宗武的故事——黃溯初、徐寄顧、徐米丞、杜月笙的接力賽。

兩個多月以後，汪精衛終於由上海飛到了東京。他們由河內回上海，是日本派出一條「北光丸」秘密護送的；不去歐洲而回到上海，表示汪精衛決定要「組府」了。汪系的人說：汪精衛本無此打算；只爲河內事件所刺激，改變了初衷。

隨同汪精衛一起飛日的，有周佛海、梅思平、汪精衛的日語翻譯員周隆庠；以及另一要角，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大家都被招待在東京北郊古河男爵的別墅居住；連高宗武手下的科長董道寧都不例外，唯獨高宗武被指定住在隅田川西岸橋場町大谷米太郎家。表面的理由是，高宗武有肺病；但是，大谷米太郎跟他的家屬，並沒有可以免於不受肺病傳染的機能。

對於這樣一分特殊的待遇，高宗武確很傷心。「和平運動」是他發起的，如今不但成了局外人，而且據他的同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透露，他還有生命的危險。

於是高宗武自然而然地想起一個人，此人姓黃，名羣，字初溯，後來改爲溯初；他是浙江溫州人，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民國初年與梁啓超、張君勱在一起，屬於所謂「研究系」；近十年來不甚得意，隱居在長崎的曉濱村。高宗武不但是他的同鄉後輩，而且自留學至從政，一直受他的提攜；如今身處危疑，唯一可以爲他祛疑解惑，指點迷津的，便只有此人。

「我之從事和平運動，原來是要爲蔣先生效勞；後來日本兩度發表聲明，不以蔣先生爲和談對手，那我就只好找汪先生了。汪先生也說過。要和要戰，都該由蔣先生出面；所以我之請汪先生出面，實際是過個渡。那知道，現在情況不對了！汪先生內有陳璧君，外有周佛海，日夜煽動，預備要自己來幹了。」

「於是，你就受排擠了！」黃溯初說：「我聽說影佐禎昭視你如眼中釘；那是必然之理。你想，影佐禎昭是參謀本部的中國課課長，奉派到上海組織『梅機關』，他代表的是日本軍閥的利益；日本軍閥自然希望中國分裂，有個傀儡政權在手裏，作爲工具。至於影佐個人，當然亦希望一手炮製一個僞政權出來，像溥儀的『御用掛』吉岡安直那樣，可以做太上皇。如今你想拿和平運動由汪先生過個渡；要戰要和最後由蔣先生去決定，無論從那一點看，都跟影佐的希望相反，自然非去之而後快不可。」

這番分析鞭辟入裏，高宗武心悅誠服；隨即問說：「黃先生，那末你看，我以後應該怎麼辦？」